

文化基因论

吴秋林 著

海外借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1897

文化基因论

吴秋林 著



创立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基因论/吴秋林著.—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ISBN 978-7-100-15407-9

I.①文… II.①吴… III.①文化人类学—研究
IV.①C9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43550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文化基因论

吴秋林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顶佳世纪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5407-9

2017 年 11 月第 1 版 开本 710×1000 1/16
2017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21

定价:65.00 元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文化基因的概念和历史	15
第一节 国外关于 meme (“觅母” 或 “谜米”) 的研究	15
第二节 国内关于 meme 和文化基因的研究	22
第三节 meme 不是文化基因	36
第二章 基因、文化、文化基因	41
第一节 科学文化境域中的理性思想	42
第二节 基因研究对文化的启示	48
第三节 文化基因论对人类文化的再认识	55
第三章 自意识和巫术——文化基因的史前文化节点	62
第一节 自意识	62
第二节 人的异己	69
第三节 巫和巫术	77
第四章 寻找人类和世界——文化基因的信仰文化节点	91
第一节 人是什么	92

第二节	在神话中寻找人类和世界	101
第三节	在科学中寻找人类和世界	118
第四节	神性和人性的两种永恒.....	124
第五章	人类文化的信仰建构——文化基因的结构性节点	133
第一节	生存意义的两个根本.....	134
第二节	谁“创造”了世界和“我们”，谁就是神	141
第三节	彼岸与死亡	146
第四节	文化形式“母体”和文化多样性的起始	158
第六章	类型文化初始的两种方式——文化基因的生理性倾向节点	171
第一节	“看”和“听”的意义.....	172
第二节	原始地中海的“声音”	184
第三节	东亚大陆的“图形”	193
第四节	人类的两种文化形式的节点	206
第五节	声音文化建构世界文化的错误	214
第六节	图形文化的终极话语权.....	222
第七章	人类制度文化——文化基因的群体性文化节点.....	232
第一节	人类制度文化的生物属性	234
第二节	人类制度文化的文化属性	244
第三节	从信仰的连接到制度的连接	253
第四节	从信仰文化群体到社会文化群体	264
第五节	国家形式和个人形式.....	273

第八章 文化基因论.....	283
第一节 原 点.....	285
第二节 信仰块和节点.....	290
第三节 支点和衍生点.....	297
第四节 文化基因可以修正吗.....	304
第五节 文化基因论中的人性和兽性	309
第六节 文化基因在人类未来文化演进中的意义	321

绪 论

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而我想的是上帝在思考吗？上帝为什么一定要以这样的样子来思考？上帝是谁？神是谁？上帝和神真有那么些故事吗？还是上帝和神都是人的故事，或者说是人的一种故事。

我年轻的时候，接受的信仰教育很多，而且它还有种种方式使你自然而然地听下去，并且信仰它。我自然是听了，也信了，觉得一个人有信仰是对的，有意义的，一个人没有信仰就做不好一个人，我今天就受益于这种信仰，使我有了一种信心，我要，也可以成为这个文化共同体中最为优秀的一员。但我可能与众不同的是，我老在想我们信仰的本体是什么？是虚空，是精神和观念，是一种在现实中不可以完全用实体来体现的事物。我们唯物主义者能够认识这样的东西存在吗？结果是唯物主义者自己就“打”起来了，因为有人认为可以，有人认为不可以。但最为重要的是，我们需要这样的东西。

从信仰的疑惑走向了思想，之后也就走向了一条不归之路。不归之路是一个不吉利的字眼，但我的不归之路是一种向上的路，我喜欢，因为这不是一种沉重，而是一种自由。

最初我在寻找一种主义来“思想”清楚我的思想，但后来我发现，任何主义都生发于我们人类的文化之中，都是某种文化动因使然，在什么时间出现什么样的主义，在什么时间流行什么样的主义，都可以在文化的运行中找到理性的和非理性的因素。在每一种主义中，都会在思想和观念上

自觉不自觉地建构对自己的主义和群体有利的文化，并且在相应的制度文化中把它们凝固下来，成为一种现实，使自己的群体在文化上更有优越感，在物质上可以获得更多的资源。因此，我们往往对国际上霸权主义的所谓“正义”和“公平”不安，所以“明智”就是这种情况下最好的修正工具了。

在这样的寻找中，我发现了文化人类学，它至今为止还没有成为某种主义。当然，它最初始的历史也许并不光彩，因为它最初的动因中就有为西方殖民主义扩张服务的因素，故而它早期的一些调查和研究有许多就不太干净，还有一些今天我们奉为文化人类学经典的著作也脱不了干系。进化论学派著作的观点，就很有问题，它在文化中“输入”了高级和低级的观念，这可能问题不大，因为这是一个中性的词汇。但谁是文化的最高一层，在它们的理论观点中是西方的文化，即西方的基督教文化——这一文化进化论的最高的“级别”。这就有问题了，因为它最后的结果是形成了“西方文化中心主义”。滑入了误主义的泥坑，就有了西方人制造“使自己群体在文化上更有优越感”的主义之病。

这样的毛病是我们人类文化中的“理论之痛”，每一个现实世界的人都希望理论为他所用，尤其是在制度结构中的重要人物，他们更希望所有理论都来解释和完善他们的物质结构和制度结构，以便获得更大的文化优势和物质利益，但表述理性的理论只会服从于真理。若在这样一种意义上，在一个文化共同体中强调理论研究的致用性和实用性是不可取的。

在发现了文化人类学的过程中，我厘清了许多东西。这门有缺点的学问应该是我们人类理性认识和研究中最为基础性的学科，因为它基本上超越了关于“主义”的哲学，超越了关于制度、社会的政治学，超越了关于观念和信仰的宗教学，超越了关于社会和文化控制的社会学，超越了关于情感和精神的艺术学，也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关于物质世界研究的各学科。在文化人类学中，我们可以看到哲学人类学、宗教人类学、历史人类学、

社会人类学、语言人类学、艺术人类学、文学人类学、美术人类学、影视人类学、图像人类学、工艺人类学、技术人类学等。这门学问最初的表现曾经让我们中国人比较“害怕”，历史上认为是“资本主义的学问”，所以至今仍然不是中国现代学科体系中的基础性学科。西方人在理解中国时犯了许多错误，同样，我们也会在理解西方时犯下许多错误。

在我进入文化人类学和民族学的研究之后，就有一种希望：我们人类在自己的文化建设中，少犯或者说不犯“巴别塔”式错误。我们人类许多的文明为什么总像沙滩上的城市，海浪一来，所有的文明就瞬间即逝，更为痛心的是，这种自然海浪多数时候不是自然的力量，而是文明自身的力量，即文明消灭文明，或者说文明的自我消灭。

目睹世界文明的历史，只有中国的一种文明形式延续和发展至今，包含着最初时就存在的文明因素。由此我猜想，多数的人类文化在结构性上一定有了问题，而理解和剖析人类文化的结构性质，也许能够帮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我们人类的文化，这种想法几近异想天开。但话又说回来，如果不这样，文化人类学的意义在哪里？终极在哪里？把文化人类学“化解”为纯粹的民族学，以解决国家的民族问题？把文化人类学“化解”为纯粹的社会人类学，以解决社会问题？把文化人类学“化解”为纯粹的哲学人类学，以解决观念问题？……我想都不会是我们理解的文化人类学。文化人类学在形成之初，有一个重要的文化动因，即了解形态未发展或者形态发展不完全的文化，以寻求自身未来文化的发展趋势，即看清楚了我们的过去，是为了我们未来走得更好。这是百余年来支撑文化人类学走过来的基本动因，但今天的文化人类学不应该停留在这个动因上，虽然这个动因的作用力仍在，但是我们应该走向文化人类学更高级别的动因。

这种思想的出现应该得益于现代科学的发展。现代科学的发展改变了我们的物质世界，也建构了一个新的科学文化境域：现代科学不断追求物

质世界的本质，也给整个文化带来了追求人类文化本质的环境和力量。

许多时候，人们认为科学时代是一个纯粹物质的世界，因为它探求物质的最为基础性的构成，希望理解最初始时期的宇宙物质的形态，来“看清楚”宇宙构成的基本意义……当然，这种努力后面还是有一张虚伪的脸，或者说虚伪的“表情”，即希望人能够以自己的意愿来“结构”物质，尤其是自己希望得到的物质，比如说黄金、核物质。

但是，在这样复杂的“表情”中，科学时代也有自己精神的一面。别的不说，就天文学、体质人类学和考古人类学而言，它们就是这样的学科，是物质世界的神话。因为人类在建立自己新时代文化的时候，一般要回答两个问题：一个是人是怎么来的，二是世界是怎么来的。在科学文化时代到来之前，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完全是神话式的，即以想象的方式来回答，《圣经》是这么干的，各族群神话也是这么干的。因为人类要寻找自己为什么会在这个世界存在的理由。这个“梦”一直延续到科学文化时代，也就是说，科学文化时代虽然“批判”了神话的不真实性，但奇怪的是它也要回答“人是怎么来的、世界是怎么来的”这两个基本的问题。于是，天文学不断地“告诉”我们太空的深度和广度，以及种种细节，说明这就是我们的“世界”。体质人类学和考古学也从两个方面告诉我们关于人的来源的真实性和人的肉体的真实性和内部结构性等。但所有这些“作为”都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我们科学信仰的真实性，是为了建立科学时代的情感形式，是为了建立科学时代新的建立在真实性基础之上的观念和精神，因为任何文化形式的存在都需要这些东西，科学时代也不例外。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仍然以由来已久的旧形式（如《圣经》形式）来“建构”我们的文化，只不过方法上有了一些变化，对过去用神话来解读的事物我们使用了真实性的解读，并视之为“真理”。也可以这样说，我们用“真理”来建立我们对“上帝”的信仰，只不过这个“上帝”

我们称为“科学”。可见，科学是真实性的，但也具有精神信仰的一面。问题的关键是，神话的幻想在我们生活中早就建构成了一种美，我们需要这种美来滋养我们的心灵，而科学中的天文学、体质人类学、考古学都是反幻想的，故而有时候，科学为我们解读“人是怎么来的、世界是怎么来的”的问题时缺乏美感。现在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神话是不真实的，却也都承认它是美丽的。这就是为什么有人认为科学发展的物质性会扼杀幻想，扼杀美，认为科学的真理性不能解决人们的美和情感问题。没有美和情感的“妥善安置”，我们人类能够生存得好吗？也许，科学也有自己的幻想方式，也有自己走向情感和精神的方式，只不过我们还没有完全适应它。

也许，这是人类文化的“自我缠绕”。

在人类追寻自己体质人类学意义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医学。医学自然是为了保护我们身体健康的，但我们的这种追求在科学大发展的今天，逐步走向了一个更为深邃的世界——基因。我们在这门学问中发现，一切生物为什么会由这样的生命形式，或者那样的生命形式来确定它们的基本形态和表现，是谁决定了这些生命形式及其成长过程？为什么有的生命体是“完善”的，有的生命体是有“缺陷”的？为什么有的生命体会完善得如此美妙绝伦，难以想象？为什么有的生命体会因为“缺陷”才得以生存，会因为“缺陷”才无比辉煌？人们发现，一切生命体的基因同样存在于另一个生命体中，植物、动物均是。它们在时间中“演化”自己生命过程的同时，又包含了同一生命体的一切，而且这些基因都是“编码”的，都是可以被我们人类认知的。我们现在已经“看清楚”了许多植物和动物的基因编码，发现了许多“编码”的状态与生命体的某种状态之间的关系，比如说某种疾病。到今天，我们已经可以按人类自己的需求“复制”某些生物，制造某些生物，比如生产粮食的某种植物，提供肉奶的某些动物，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在基因编码的复制之前“干涉和修正”某些基因编码，以求改

变这一生命体的本身，或者说完善这些生命体的状态……我们可能已经很有能耐了，但是我们正在“窥视上帝的花园”，而且以我们只是生命体中的一种生命体形式的身份。也许有许多“我们”不怕，但我们怕“我们”，我们能“克隆”生命体，包括人，我们甚至修正自己的基因，我们已经有许多“耸人听闻的现实”，我们“什么都能”，但是我们不能完全操控“我们的能”，我们担心自己的无限能力会毁灭了自己，比如核能的“利用”……我们“走”得太快，却没有想好。

其实，我不想描述人类的这一能力的超然状态，只是想说，基因研究对于文化人类学研究的启示：我们能不能像基因研究一样，把我们人类文化的基因编码“梳理”一下，让我们在人类文化的演进中更理性一些，更符合人类文化表现的基本状态，更能在文化建构中体现人类的公平与正义？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坚守自己的文化精神，但我们能够给予其他文化共同体中的人完全的应有的尊重吗？能，也许不能，也可能不完全。

在哲学上我们已经有“超人”这样的概念和幻想，在基因研究中我们也有了超级人类的“幻想性现实”，比如人的寿命可以活 1200 岁，人的各种超然的能力均可以在“转基因”中实现，而且可以无限复制，并且可以具有一个统一意志的操控系统……这是一幅什么样的图景？将来那个拿着“按钮”的“人”就是上帝吗？我们拿什么来应对这样的图景，我想也只有我们人类自己的文化可以救自己了，但是，我们对自身文化的了解、理解像我们对基因的了解、理解那么清楚吗？不！且不说人类的文化痼疾，就是我们各个不同文化体中的“智者和学者”，他们一方面解读自己文化的“真理”，同时又在“模糊”其他文化共同体的文化真理，要不，这世界上哪有这么多文化偏见？它最终使我们人类的文化更加混乱和模糊。我不能说像基因研究一样揭示人类文化的基因编码，但我们把人类的文化是怎样建构起来的历史梳理清楚，找到它和“它”之所以存在的基本来源，

会使我们的文化偏见少一些，意识形态“战争”更少一些，也更有利于我们对人类文化的基本性质的认识。当然，文化基因的编码认知不可能获得“复制”的状态和能力，它只在一些基本的“原点”“节点”“支点”“渊生点”上对于人类文化的建构和解读有意义，不可能有如“人类物种的共同基因”的结果。我们寻找文化基因编码的动因不是为了“复制”，不是为了“文化的同化”，更不是反对文化多样性的存在，而是解读文化多样性的必然的合理性。如果说得更为长远一点的话，这是我们未来“拯救”自己的唯一办法，“超级科学”的发展几乎是没有“错误”的，我们一旦进入某个科学巨人的“程序”里，只有他文化基因编码中的“错误”能够终止“程序”……当然，我们的文化基因编码的初始修正中，就应该避免这样的“超级科学”“科学巨人”“程序”的出现和存在。这是文化科学中的神话吗？也是，也不是。

前一段时间，有一个词汇不断出现，很时髦，这就是“软实力”。它有许多界定和解读，多与“竞争”一词相连。这个词扩展一下，就是“文化软实力”，有人对它有许多研究，做了许多分类，涉及制度、组织形态、观念……也就是说，人们看到了许多非物质形态的力量和作用。话从这里说开来，文化基因就是超越一切软实力的最大的软实力表现。研究文化基因，我们可以解读人类文化中的一切现象和关系，以及一切文化性质。这个层面上的研究是为全人类的文化服务的，但是，这种服务必然首先发生在某一个文化共同体中，即存在于某一个文化共同体的认知中，它带来的变化就是话语权的建立，所以在内部关系上这个文化共同体就具有了文化竞争的优势，这个优势就是最大的文化软实力。计算机语言的“母语”是英语，它差一点“抹灭”了汉语存在的现代意义，幸而“王码”的出现解决了这个问题，使汉语在现代计算机时代才有了“生存”的可能。为什么？这就是文化软实力带来的力量表现。

文化人类学是一门基础性学科，但是，百余年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伤痛历史，让我们一直对最初是“帝国主义学问”——文化人类学不信任，当然，也有其他原因，比如文化人类学的话语权一直是西方的，使我们心有芥蒂。其实，我们中国在软实力竞争中一直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对文化人类学的“现代误解”，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我们一直忙于在“应用性领域”寻找提升软实力的东西，其实，没有人类文化的学术话语权时，怎么做都不对。我最近在网络上看到一首英文诗歌，最能反映这样的窘迫。

《给西方的诗——你究竟要我们怎样生存》

我们是东亚病夫时，我们被唤作黄祸；
我们被预言是下一个超级大国了，我们被指是主要威胁。
那时我们闭关自守，你走私鸦片强开门户；
我们拥抱自由贸易了，你责骂我们抢走你的饭碗。
那时我们风雨飘摇，你铁蹄犯境要求“利益均沾”；
我们要整合破碎的山河，你说我们“入侵”……叫喊“给西藏自由”。
我们试行共产主义救国，你痛恨我们成为“共产分子”；
我们拥抱资本主义了，你又恨我们当了资本家。
当我们的人口到达十亿，你说我们在摧毁地球；
我们要限制人口了，你又说我们践踏人权。
那时我们一贫如洗，你视我们贱如狗；
我们有钞票借给你了，你怨我们令你国债累累。
我们发展工业了，你说我们是污染者；
我们有货品卖给你了，你说我们是气候变暖的因由。

我们购买石油，你说我们盘剥兼灭族；
你们为石油开战，却说是为了解救生灵。
那时我们动乱无序，你说我们没有法治；
现在我们要依法平暴，你说我们侵犯人权。
我们静默无声时，你说你想让我们拥有言论自由；
我们不再缄默了，你说我们是被洗了脑的仇外暴民。
为什么你这样憎恨我们？我们想知道。

“不”，你说，“我不恨你们。”

我们也不恨你；

只是，你了解我们吗？

“当然了解，”你说，“我们消息多的是，有AFP、CNN，还有BBC……”

你究竟要我们怎样生存？

回答之前，请仔细想一想……因为你的机会是有限的。

已经够多了……这个世界容不下更多的伪善了。

我们要的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永享太平。

这个宽广、辽阔的蓝色地球，容得下你们，容得下我们。

这首诗歌据说是出于纽约州立大学水牛城分校荣誉退休物理学教授 Duo-liang lin 的手笔，原文是英文，刊登在《华盛顿邮报》上，据说此诗一出，在全球华人圈引起轰动。我不喜欢“轰动”这样的喧嚣，因为这只是一种情绪的宣泄，而我们需要的是理性思想的建立，这样才会有文化的正义和公平，即我们要关注人类文化本身的意义，才会得到真正的公平和正义。但是，这首诗歌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方政治家对文化话语权中的伪善的利用，以及文化话语权的重要性。

我研究文化基因就是希望获得文化人类学的学术话语权，因为这是人类文化的结构性研究。我们希望揭示人类文化结构的基因编码，从中看到人类文化的发生和演化的过程，从而更好地理解人类的文化，并更好地发展自己。在科学文化的进步和发展中，我们用理性打破了宗教的神性，但是，我们并没有够打破“文化的神性”。世界上每一个成员都以为自己的文化最好，特别是那些在掌握了先进科技手段的文化共同体中，这种文化神性表现得最为明显，具体而言就是文化和价值的双重标准，就如上面诗歌中所说的“内容”，而文化基因的研究，最为直接的作用就是打破文化的神性。

中国人曾经很委屈，有一些西方人曾以为我们的文化是野蛮人的文化，这使我们的国民自信心也曾非常低落，但是，我们的先烈用鲜血证明他们错了。在逐步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之后，我们提出了复兴中华文化的目标，这是一种内在的文化觉醒，而我们最终实现中华文化的复兴不只是为了这样的内在的文化觉醒，我们在世界上具有多少文化话语权也很重要。我们以我们的方式来理解人类文化的时候，就是这样的话语权的取得，至少这是值得我们努力的。

文化基因研究，最重要的是对真理的追求。

在过去几百年间，西方人“给予了”我们许多科学技术，“帮助”我们实现了国家的转型，我们的很多“现代性”是我们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但是，“他们”也给我们设置了许多“文化密码”，以此来“打击”和“钳制”我们。比如我们的汉语的语言形态，一直被英语国家的学界认为是“落后”的语言，并且列举了一系列的证据，其中从人类语言演化发展的历史认知上就有这样的说法，即人类的语言是从象形文字开始的，逐步发展进化到拼音文字，而英语就是这样的语言文字，同时，中国的汉语仍然是象形文字，所以，汉语就是“落后”文字。这种观点，曾是世界语言学的经典性的定律，连我们中国的语言学界也坚信这样的定律。

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时候，中国的语言学界在北京就办有一本叫《语言现代化》的杂志，专门探讨汉语现代化的诸问题，实际上也就是汉语拼音化的推进……我们没有批评历史的能力，但是，这种经典性的定律在文化基因研究中就表现为一种错误。在文化基因研究中，语言的出现与最初的文化认知的基础性生理形式有关，根本不是语言演化的结果，即现代欧洲人的祖先“欧罗巴人”，在与“尼安德特人”的生存竞争中，以声音的优势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声音的生理认知形式具有文化中的优先结构性，所以，环地中海的人类种群文化中崇尚声音的意义，这没有什么奇怪的，把声音作为自己的基础性语言符号，也没有什么奇怪的。但是，东亚大陆上的华夏人，他们并没有这样的远古的文化经历，他们一直在自己的生理认知形式中重视“看”的意义，而不像欧洲人那样重视“听”的意义，“看”的生理认知形式在中国的古代文化中具有文化中的优先结构性，所以，古代的华夏人发展了自己的图形文字符号，并且最终完善了这一系统。这样看来，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符号系统，完全没有如西方语言学界描述的人类语言进化发展的关系。我们无须强调图形文字系统的好处，但我们几千年延续不断的文明发展历史，却是实实在在的，可以明确地说这与我们的汉语的图形文字系统存在直接关联。这个例子说明，文化基因研究，不仅仅是学术话语权的问题，还可以开辟许多正确认识人类文化的途径，认识更多文化真理的途径。

文化基因在具体的研究中，可能有几个基点：一是文化理性；二是人类初始的带有生理性质的认知形式；三是文化原点的肇始；四是信仰文化结构的基础性研究；五是文化渊生性研究；六是文化基因意义研究。

文化理性即是对文化的理性思考，而且是在科学文化境域下的理性思考。科学文化境域是一个特定意义的表述，因为这个科学文化境域崇尚两样东西：科学和民主，科学就是一切物质性表现的事物都可以在试验中验